

《砖塔铭》与《瘞琴铭》

王学雷 著

清人与碑帖的发现、临摹、翻刻及范本选择问题

《砖塔铭》与《瘞琴铭》

清人与碑帖的发现、临摹、翻刻及范本选择问题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砖塔铭》与《瘞琴铭》：清人与碑帖的发现、临摹、翻刻及范本选择问题 / 王学雷著. — 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14.7

(书法学术小丛书)

ISBN 978-7-5474-1307-4

I. ①砖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汉字—碑帖—研究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J292.112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31133号

责任编辑 韩 猛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

规 格 117毫米×182毫米

5.25印张 33幅图 41千字
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建议图书分类：书法/美术史

引 言

本书讨论两块在清代书法史中表现得非常有意思的碑刻——《王居士砖塔铭》和《瘞琴铭》。前者出土于明代末年，出土后其书法即受到了人们的重视。由于拓本不易得，不久就出现了翻刻本。到了清代，它的书法愈加受到珍视，人们不仅热衷于将其作为范本临摹，而且评论蜂起，称赏不置。它的各种翻刻本亦因此纷纷出现，清人也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。它从出土到被人们作为学习书法的临摹范本，乃至翻刻，是清代书法史中的一个颇值得探讨的现象；后者是清代嘉庆初年，文人学者和书

法家“发现”的一块“新见唐人文学作品和书法作品”，它被刻在一方一尺来长的端砚石材之上。从此时开始，即被许多学者所关注，并著录于他们的金石学著作之中。并且规模宏大的有唐一代的文章总汇《全唐文》，也将其收录。同时，人们对它的书法价值也予以了很高的评价。然而，正是这块一直为人们赞赏的唐代书法石刻，在晚清时期却被学者以有力的证据指为赝本，至此消灭了它的光华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这两块碑刻的被发现、被临摹、被翻刻、被评价，甚至是被否定，过程是十分清晰的，由此引发了我们的一系列思考：原则上学习书法应该通过对墨迹的临摹，而且还要求是古人的墨迹。但这又未免悬鹄过高，历史不甚慷慨，古人留下来可供临摹的墨迹实际并不如理想所需的那么多，以致有论者认为“贫人不能学书”，因为“家无古迹”。实际上，富人亦未必家家都有古迹，于是退求其次，通过学习摹本和碑刻。我们知道，好的摹本可以“下真迹一等”，所谓的“王羲之墨迹”也都只是些摹本而已，但这些已珍逾球璧，一般人是无法获见

的。大约从6世纪开始出现了墨拓技术，人们将金石上的铭文模拓下来制作成拓片，拓片作为临摹范本成为唐宋至今人们学习书法的主要形式。可是问题总会不断地出现——摹本其实与原本墨迹一样的珍稀，优良的拓片随着时间推移和空间的限制也同样变为稀有。好在对于今天的书法学习者而言，情形幸如白谦慎先生所说的：“在机械复制的时代，书法已是一门几乎任何人都能够承担学习费用的艺术。”^{〔1〕}然而，我们在受惠于“机械复制时代”的同时，似乎有必要了解和体会一下在“机械复制时代”之前的人们学习书法的情形，而本书提到的两块碑刻，它们的经历正从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们的这一思考。

〔1〕白谦慎《社会精英结构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书法的影响》，载黄惇主编《艺术学研究》第2卷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页207。

目 录

引言 / 1

上篇 清人眼中的《砖塔铭》

一、清人对《砖塔铭》的推崇与临习 / 9

二、“再造善本”——以清末姚孟起
为个案的《砖塔铭》翻刻 / 42

三、清人对《砖塔铭》翻刻本的态度 / 61

四、刻手的优劣及范本的取舍 / 80

下篇 转瞬的光华：说《瘞琴铭》

一、《瘞琴铭》的“发现”

——嘉、道文人学者与书家的共鸣 / 101

二、晚清学者的质疑：

从字形特征证《瘞琴铭》之伪 / 119

三、意非谴责的揭露 / 135

四、所见《瘞琴铭》的各种拓本略述 / 147

后记 / 157

上
篇

清人眼中的
《砖塔铭》

唐显庆三年（658）由上官灵芝制文，敬客所书的《大唐王居士砖塔铭》（又名《王孝宽砖塔铭》，简称《砖塔铭》），（图1—1、图1—2，图1—3，图1—4）于明末在西安城南的百塔寺出土。出土时石即断为三块，但由于铭文书体风格类于唐代大书家褚遂良（596—659），于是知者争拓，又石小而易刻，不久便翻刻纷出，精者乱真。^{〔1〕}但明人对《砖塔铭》主要是著录，并无多少评论，即如大学者顾炎武（1613—1682）在其《金石文字记》中也是如此。^{〔2〕}到了清代，人们对《砖塔铭》的热情日见高涨，毡蜡无虚日，乃至原石遭受了很大的损坏。较为完整的拓本在当时已不易得，但因其字迹“秀劲有法”，学习者纷纷，片纸只字亦为人所宝，遂成为唐代碑刻中的名品：

《砖塔铭》，明末时始出土，石已分为三

〔1〕张彦生《善本碑帖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页107。关于《砖塔铭》各种拓本及翻刻本的情况，可参看仲威《中国碑拓鉴别图典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10年，页550—554。

〔2〕曹贞秀《写韵轩小稿》（嘉庆九年刻本）卷2《跋自临砖塔铭》：“《砖塔铭》诸家无考，《金石文字记》但言出终南山土中。博极如亭林亦莫详上官、敬客为何许人。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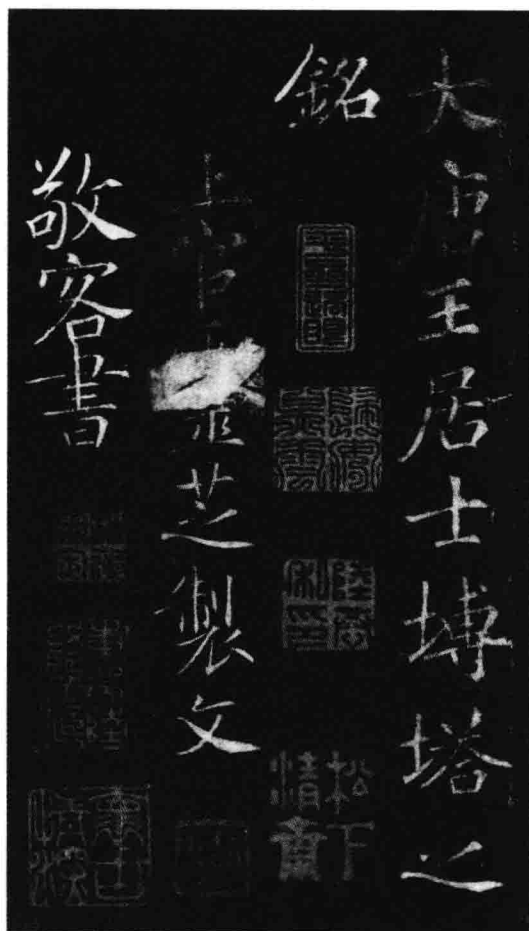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—1 大唐王居士塔铭 上海图书馆藏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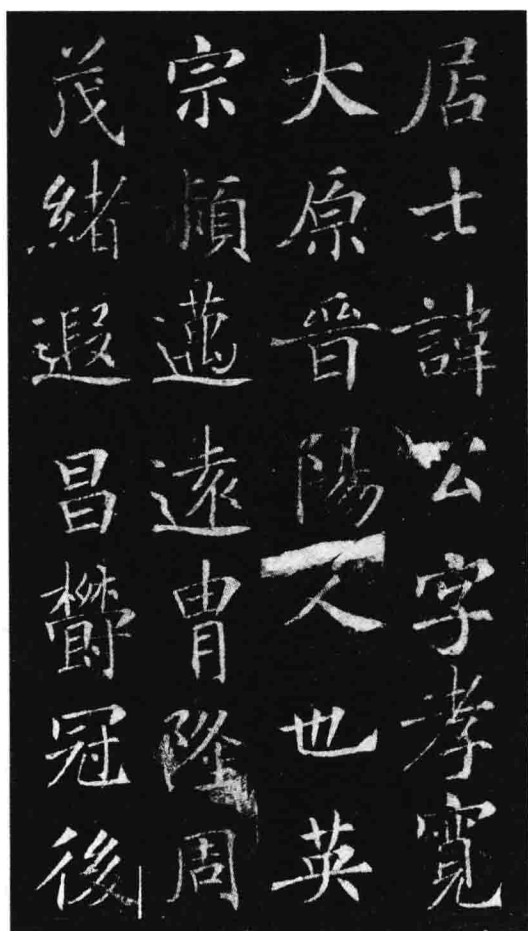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—2 大唐王居士砖塔铭 上海图书馆藏本



图 1—3 大唐王居士砖塔铭 上海图书馆藏本

長鄉先賢繆文子曰藻武子曰苞西太史所歲未斷埤塔
銘各一本皆經余月可謂奇緣今文子本歸張心秋武子本
歸潘博山已卯三月吳胡帆記于梅景書屋

化遷此遷神歸然
靈塔長欽後人



图 1—4 大唐王居士砖塔铭 上海图书馆藏本

块，近则愈拓愈坏，又亡去二十馀字，无全本矣。然得片纸只字，犹珍藏之不置者，因其秀劲有法，在欧、褚之间，故学者纷纷，遂为名碑，可见古人用笔，一挑一趯，皆有法度可寻。^{〔1〕}

乾嘉时期学者桂馥（1736—1805）于唐人书法最喜此铭，曾搜罗初拓足本未得，只得请金石学家翁方纲（1733—1818）用两天时间为其临摹一本，才聊偿其夙愿。桂氏作有长诗《翁覃溪学士为摹砖塔铭赋谢》纪之：

唐书最喜《砖塔铭》，惜哉破裂无完形。
河东一本是初拓，悬之海内如晨星。欲攫不得三
叹息，归把残字空眙眈。玉堂学士莞尔笑，我有
梁肉施饥殍。羊毫一扫松风急，百廿七字云英英。
硬黄响榻俱多事，临摹不属沔波亭。满堂传视称
快意，孰知两日劳经营。学士初学虞永兴，有时

〔1〕钱泳《履园丛话》卷9《碑帖·唐砖塔铭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页241—242。

阑入欧率更。上下颜柳兼褚薛，全凭变法如写生。
不然下笔求形似，得毋笑语同优伶。不见摹勒重
刻石，宝鼎化作三足铛。学士论书善取譬，有似
柘浆析朝醒。寻常只字足宝贵，况当妙墨双眼明。
纵无兰亭茧纸本，我心足使平如衡。^{〔1〕}

从诗中可以看出，虽然桂馥得到的仅是临写本，与获得原拓足本的初衷还有很大的距离，或者只是在翁方纲为其临摹后，作为特定语境下产生的一种说词，但的确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他对《砖塔铭》的喜爱程度。

有如桂馥这样喜爱《砖塔铭》的在清代大有人在，对之的评论也相继地出现在了学者和书家们的论著之中，同时还出现了各种临摹、翻刻的本子。因而，清人对《砖塔铭》的喜爱，或者说是由清人眼中的《砖塔铭》所衍生出来的观念，以及对其的临摹与翻刻等种种行为，足以使我们将其当作一种具有研讨价值的现象来加以审视。

〔1〕徐世昌《清诗汇》卷107，北京出版社，1996年，中册，页1675。

一、清人对《砖塔铭》的推崇与临习

纵观有清一代，从康熙时期（1662—1722）开始，就有学者对《砖塔铭》加以评论，至乾隆时期（1736—1795）评论日多。之后的每一个时期，大多数清人于《砖塔铭》推崇与褒赏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；若从横向加以审视，清代几乎每一个时期都出现了一些以临习或依靠《砖塔铭》书法成名的书家。由此在大半个清代，《砖塔铭》的各种临摹本与翻刻本纷然出现，相关的问题亦如影随形，构成了我们探讨的议题。